

宋元明温州论稿

周梦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53
3

宋元明温州論稿

丁冠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金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元明温州论稿/周梦江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1. 4

(百合文丛/王勇军主编)

ISBN 7-5063-2114-9

I. 宋… II. 周… III. ①叶适(1150—1223) - 文学研究 - 文集 ②叶适(1150—1223) - 文化 - 思想 - 研究 - 文集 IV. I206.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927 号

宋元明温州论稿

作 者:周梦江

责任编辑:那 耘 王勇军

装帧设计:郭 杨

版式设计:郭雪艳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026

电话传真:86—10—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40 千

印张:9

插页:2

印数:01—1000

版次: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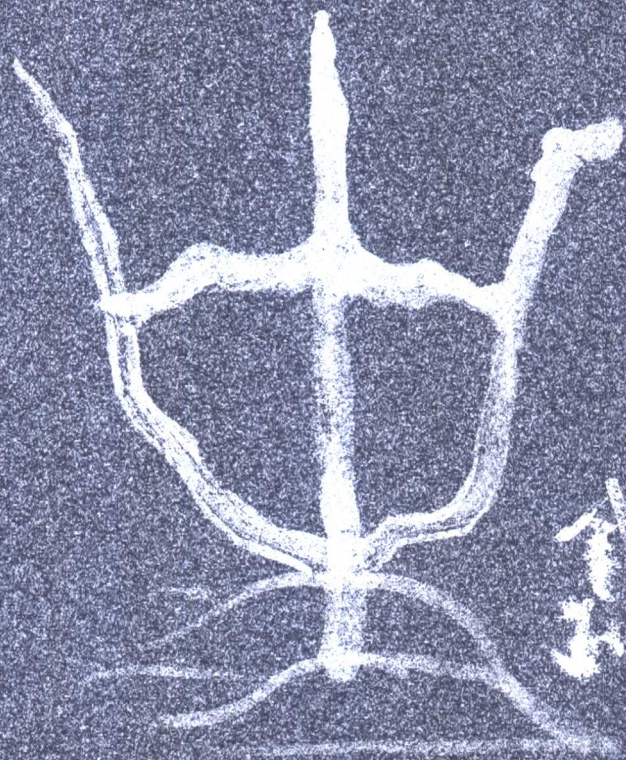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63-2114-9/I·2098

总定价:90.00 元(共 5 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

作者近影



1982年参加宋史研究会年会，在河南中岳庙与徐规(中)倪士毅(右)方如金(左)三教授合影。



1990年参加瓯中校友会，与张立文(右)潘富恩(左)二教授合影。



作者夫妇(周梦江、陈兰芳)合影



作者简介

周梦江，原名周大川，1922年生，浙江省平阳县。温州师范学院离休教师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。一生做过记者、教师，曾追随谢雪红参加台湾“二·二八”事变，后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永嘉学派研究工作，著有《叶适与永嘉学派》、《叶适年谱》、《叶适评传》，校点《陈傅良文集》、《陈文节公年谱》，辑录《赵鉤《过来语》》，并与人合著《台湾旧事》回忆录。另有论文80多篇，发表于《文史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等国内外重要报刊，多次获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，生平事迹入录《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》、《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》等多部辞书。

目 录

作者传略(代序)	(1)
叶适与朱熹	(15)
《宋史·叶适传》考补	(30)
叶适著作版本考述	(38)
叶适经济思想与商品经济	(48)
叶适文学思想续谈	(63)
——兼论《宋诗选注》对叶适批评之误 对《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》的商 榷	(71)
《叶适年谱》补正	(83)
洛学与永嘉学派	(88)
婺学与永嘉学派	(100)
四明与永嘉学术文化交流和影响	(113)
孙诒让与永嘉学派	(122)
试论永嘉“元丰”九先生	(136)
薛季宣的生平、著作及其对道学思想的异 议	(150)

《宋史·陈傅良传》补正	(166)
《宋史·许及之传》辨正	(176)
从薛叔似圻志订正《宋史》、《宋元学案》 几点疏误	(185)
《宋史·陈谦传》辨正	(193)
为韩侂胄辨诬	(201)
曹黼生平与佚文佚诗	(208)
南宋《开禧德安守城录》述评	(219)
《陈傅良文集》的留传与价值	(230)
《陈傅良文集》再校正	(237)
宋代温州港的开放及其原因	(242)
宋代温州镇市的发展与影响	(251)
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	(258)
略论王瓚生平思想与贡献	(266)
明末王瑞柟殉国遗书	(276)
明末林梦龙墓志和相关问题	(278)
作者近年著作一览表	(282)

作者传略(代序)

周家世居浙江省平阳县敖江区塘川乡上园村。据族谱记载,是南宋时期由福建省福鼎县迁来的。曾祖周邦佐,精技击,却既不授徒,也不传子。他对人说,我练武是保全自己身家性命,现在我子孙众多,学武反会生事。因此我祖父的三个兄弟都安份在家,务农为业,只有我祖父读书,是个蒙馆先生。祖父讳乃祐,字少渔,祖母温英鸾,读书识字,夫妻两人共教蒙馆,乡里仍传为佳话。他们生有三子三女。我父亲是长子,讳孔琳,字仲鼎,以字行。曾肄业宁波甲种商业学校,因要投考黄埔军校,被家中骗回结婚,从此株守家园,一生长期担任塘川小学和邻乡垂阳小学校长,因家贫,子女众多,乡村小学经费绝少,工作又繁重,患病卒于校长任上,年仅三十九岁,时在1940年夏间。

1922年古历正月廿九日我生于上园村。生母陈氏,敖江人。我在襁褓中,生母即因肺病去世,赖祖母养育成人。七岁在父亲的塘川小学开始读书,后升入敖江小学,因病耽搁了一年,十三岁的夏天毕

业。就在这年,家中发生大变故,祖父静极思动,与人合伙经商,结果大亏折,家中田产几乎卖尽,祖父病死,父亲兄弟分家,从此陷入困顿。虽然仍是地主家庭成份,但实际生活比不上中农。这时,我正要报考中学,但家中已无能力负担费用,只好和同龄的表弟王思翔(现改名张禹,在安徽《清明》文学杂志社任编审,已离休)去投考学杂费全免的温州师范简易部。当时温师考生需年满十五岁,我二人只有十三岁,改了文凭上的年龄,结果被发觉,不准报考。

我无奈只得到敖江镇联友印刷厂当学徒,旧社会的学徒,实际上是童工。每天早上挑水,挑饭,服侍经理,师父吃饭,自己吃些残羹冷饭,还要缴纳饭钱。一年干到头,没有休息日,只是春节期间停工一个礼拜。当时印刷技术单纯,我们几个学徒都是高小毕业,用不着几天,大家都学会捡字拼版,老板使用我们代替工人而减少雇工。这间印刷厂当年生意相当红火,我们每天晚上要

工作到一二点才休息，吃一碗牛肉汤作报酬。没有多久，师兄弟病了几个，我坚持了一年左右，于1937年春离厂回家，这年下半年考入温师简易部。

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。九月我到郑楼读书（当时温师设在平阳郑楼）。一个饱受失学痛苦的少年，有了读书机会，都会发奋用功的。我读书成绩很好，还读了不少的课外书。我有个姑丈是读清华大学史地系的，毕业后一向在上海肇和中学教书。家中有钱，藏书颇多。姑母怜我幼年丧母，对我颇为爱惜。她自己未曾生育，抱养一个孩子王一川，后任华东师大化学系教授，惜近年病亡。我每年暑假几乎都住在王家，因此可以阅读她家的藏书。由于我的祖父、祖母、父亲都是教师，少时就督促我读《千家诗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曾文正公家书》等一类书籍，使我在温师也算得上是个语文成绩较好的学生。因此，我可以一知半解去读唐宋以下的史书。可惜当年无人指导，收效甚微，但培养了我以后爱好中国古代史的兴趣。

温师简部四年毕业后，在敖江小学、

雁门小学教了一年半的书，因得罪平阳县教育科长谭士洪，不能再任教，便到福建投靠季叔周寿箴，他是设在南平峡阳兵工厂的中级行政人员。他十六岁随亲戚到新加坡当学徒，边做工边读书，以后曾任上海、香港一些书店的经理，后歿于香港，也算是个自学成材的人。他对我很同情，替我介绍工作。由于我学历低，找不到合适工作，失业半年多，幸好他有个朋友出任南平电话分局局长，便邀我去担任文牍工作，做了二三个月，这位局长另有新就，我失去靠山，便被福建电话总局辞退。这时，我自己不好意思再去依靠叔父生活，便在南平硬撑，好几天只吃几块番薯度日。穷得无法，拿几件旧衣服和绒衫去典当，却被误认为贼货，幸好旁边有一群电话局线路工人认得我，平息了事端。或者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，适时南平的《南方日报》登报招考校对，我去应考，幸被录取，总算有个正式工作。

报社总编辑陈碧柳先生，杭州人，患有目疾，白天走路都依靠手杖瞎摸。他家累极重，妻子、弟、妹，子女一大群，

一向住在南平浙江同乡会馆里。我进社大约半个月，他便找我要搬到我的房间来住，希望我晚上替他抄新闻标题。我想起自己父亲因家累而英年早逝，便答应替他帮忙（以后他到台北任《国是日报》总编辑，也找我数次，要我到《国是日报》接他的职，而他可改任主笔，我也曾经答应。台湾“二·二八”事变发生，一切作罢，以后失去联系）。我起初只替他抄写标题，后来他因身子太弱，早早卧床休息，便由我代编新闻，甚至代他执行总编辑职务，看大样，应付新闻检查等等，每天要搞到早上四五点钟。这样我虽劳累一些，但也学到新闻编辑知识。这时，我又要到南平开元小学兼课。因我在峡阳时，认识了当地一位小学校长，这位校长后来到南平任小学校长，便邀我去担任六年级的教员。我晚上要在报社干到天亮，白天又在小学任毕业班的班主任，虽然工资赚得多一点，想积累一些去读大学，但身体实在吃不消，只教了一个学期，寒假中便病倒了。病好了，积蓄也花光了，想想这样硬干也不是办法。心想找个硬些的饭碗，认为会计工作有些技术

性，便想去读会计。刚好福州一所会计学校登报招生。我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，改用周梦江这个名字，在叔父资助下考入这所学校。在榕城读了一年光景，理论成绩可以，实践却不行。分配到福安一个专卖分局任会计助理员。看到算盘就头疼，对数目字更是心烦。每天轧账都是弄来弄去轧不平，有一天轧账算到半夜都轧不平，气极了，将算盘捣个粉碎，一时传为笑话，被局中同事目为疯子。这时我因为心烦，而局中同事大多是闲时打麻战，我不会搓，又怕输钱。便跟一位年老的同事去参加当地的诗社，做起“诗钟”来。参加诗社的倒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和一些银行行长、邮政局长之类人物。点起一枝香，嵌两个字做二句诗。这“诗钟”大概盛行于闽南、福州，温州文人也会做，少时也看见过。自己去参加也颇乐意。因为我肄业于会计专门学校又身任会计人员，却不会算帐摔碎算盘，在这个小山城中竟出了名。在这诗社中也出了名。因此却有个意外的结果。一位兼任当地《南方日报》社长的税务局局长，也是诗社参加

者，他听了此事，觉得好笑，而他的报社这时急需一个新闻编辑，便主动和我商量，要我到他报社暂时帮工，专卖局方面由他负责解决。这人和专卖局长是老乡，同是福州人，于是一切都好商议，我便转到报社任职，以后由临时工成为正式人员。
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举国腾欢。欣喜之余，我想起自己年迈的祖母，想请假回家探亲，可是报社却不准，交涉了几次，都不准。这时报社工人要求加工资，找我签名。因为我是主要编辑，上面有个总编辑是虚的，是当地参议会秘书长兼三青团书记又兼什么要职的人物，一年到头也只来过几次。因此工人要我签在第一名，我年轻幼稚，以为没有什么要紧。结果，加薪未成，工人罢工了。我竟成了罢工的“头头”。这事，后来知道是有中共福建地下党在领导，我却糊涂的成了“头儿”。于是我便自动离职，怕牵连进去戴红帽子吃勿消。于该年冬天回到故乡。

可是回到故乡，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我，怕戴红帽子，真的戴上了红帽

子。我的表弟王思翔(张禹)这时写了篇《春暖花开之前》，发表在丽水《东南日报》上，揭发平阳县县长张韶舞的罪恶。这个杀人魔王，一面下令没收这张《东南日报》，一面下令追捕王思翔。王思翔自己却不知情。他认为寄稿去发表，起码要等半个月才见报，那时他已远走高飞了。谁知《东南日报》社接到此稿马上发表。他当时在敖江，我只好去通知他，教育科长谭士洪因恨我过去得罪他，便诬说是我和王思翔一起写的，因此只得和他结伴逃亡，从温州到上海、从上海到了台湾。

1946年春，我到台中市，在《和平日报》台湾版任编辑主任，王思翔任主笔，社长李上根是王的黄埔军校同学。1942年我在家乡教书时曾加入国民党，因我父亲是个忠实的国民党员，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，这对我多少有些影响。这时我一方面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，另方面恨透了国民党的腐败，无端身受两次无端迫害，于是我主动接近台中市有名的女共产党人谢雪红（她早年留学苏联，回台湾领导革命，被捕。建国后，她是台